

1802

醴陵文史

第十一輯



醴陵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醴陵文史

第十一輯

醴陵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四年十月

目 录

烽 火 忆 往

- 回忆大革命时期醴陵南二区苏维埃斗争史……黄疆猷 (1)
- 北伐战争时期醴陵农民运动对我童年的启示
……张世尧 (4)
- 马日事变的回忆……汤启圣 (8)
- 秋收起义在醴陵……黄疆猷 (13)
-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醴陵妇女运动……徐梦君 (16)
- 抗战时期醴陵进步青年和学生赴延安和参加新
四军情况……徐梦君 (30)
- 建国前民盟醴陵组织活动概况……丁国泉 (35)
- 醴陵“社会问题研究社”的创办与活动……李行淮 (38)
- 活跃在抗日前期的醴陵简师……肖邦君、刘见龙 (43)

人 物 春 秋

- 忆李立三1954年回醴陵……廖新民 (49)
- 回忆先父罗学瓚烈士在醴陵的革命活动……罗立洲 (54)
- 追忆青少年时期的宋时轮……党史办 (69)
- 宋时轮早期革命活动的片断……沈仲文 (86)
- 回忆汪泽楷老师二三事……陆承裕 (90)
- 武术大师廖先登……廖炳炎 (95)

工 商 史 话

- 建国前醴陵的消费合作社……………陈恒安 (98)
我所知道的三吉斋……………杨运竹(103)
醴陵钱庄和当铺的兴替……………谭源育(106)
醴陵染坊织机布业的概略……………谭源育(109)
醴陵铜器制造业简况……………谷长春(111)
醴陵制秤行业概况……………谷长春(113)
株萍铁路史话……………邓国辉(114)

文 化 古 迹

- 醴陵古城考略……………彭青野(119)
醴陵西山景物谈……………易 行(124)
记忆中的醴陵文艺轻骑队……………刘国平(128)
中国佛禅宗曹洞宗在醴陵的史迹……………谢 磊(133)

历 史 记 实

- 孙筱山日记(摘抄)……………匡传高 张孝林(143)
塘冲乡民主建政试点工作的回忆……………刘际良(157)
建国初期醴陵的爱国丰产运动……………吴兴强(162)
醴陵的抗美援朝运动……………王志高(171)
黄埔军校的回忆……………沈仲文(177)

回忆大革命时期 醴陵南二区苏维埃斗争史

黄疆猷

秋收起义以后，我们的队伍上井冈山去了，革命浪潮暂时低落下来，而反革命的气焰嚣张，四处清乡捕杀共产党人和农会干部，时有所闻。一些地方党组织的上下级联系也中断了。省委鉴于情况紧迫，密切上下级的联络，决定派滕代远同志以湘东特委身份兼县委书记，就近指导醴陵工作。

滕代远同志一到醴陵，从各方面了解情况，分析敌我态势，当时白色恐怖占了上风，反动派今日杀几个共产党员，明日又开始搞二次清乡，捆绑几十个农会积极分子或农会干部，关进了挨户团，进行严刑拷打，还把他们的家搞得鸡犬不宁。滕代远同志亲眼看到这个情况，想出对策，我们只有用以牙还牙这个方法，来对付他们。他说，这是土豪劣绅逼着我们以红色政权来对付白色恐怖的。于是决心要成立苏维埃政府，随即起草苏维埃组织法，指定我为醴陵南二区区苏维埃筹备主任。

滕代远同志是湖南道县人，北伐军进驻长沙的时候他是育才中学的学生，放弃学校生活，从事农民运动，不久，就担任了长沙郊区农民协会主席，马日事变后，参加了十万农

军攻长沙的革命运动，后转入地下活动，策划秋收起义等工作。1927年10月，他接到省委任命为湘东特委兼醴陵县委书记，时年21岁，是一个立志革命大有作为的青年，后来担任了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

滕代远同志到醴陵后选择南乡三星里为他的隐蔽住地。他说，这里的农会工作做得很好，有群众基础，他经常到各区乡的地下农会，还到了浏阳、平江、攸县、茶陵等地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我还向他建议，三星里距县城太近，不如到贺家桥山区找一个适当地址办公为宜，要比其他地方安全得多。他说，要进攻县城就要靠近城郊，不能图安全。他计划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计划，因为土豪劣绅龟缩在城里，依靠伪军势力向人民群众滥施淫威，经常到农村骚扰，我们要有夺取县城的目的，消灭他们的巢穴。万一我们攻城计划不能实现，就要长期地把县城围困下来，致使粮食、蔬菜不进城，农民不到城里挑大粪，使他们这些坏蛋长期困在城里，不攻自破。这就是我们以红色政权来对付白色恐怖一个手段。

滕代远同志他又看到巩固苏维埃政权必须有雄厚的武装力量，命令我为南乡一、二、三区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任刘洪甫同志为参谋长，因为他在广东讲武学堂学习过，懂军事知识。为了使苏维埃有最高的权力，又命令我改筹备主任为区苏维埃主席。接着我们研究了区苏维埃组织法，暂时设立武装部、农村工作部、文化教育部、青年训练部、妇女联合会。刘洪甫为武装部长，易兆乾为农村工作部长，易汉恢为文化教育厅长，易锚为青年训练部长，易湘苏为妇女联合会

主任。根据当时环境，还是要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才能制止伪军下乡抓人骚扰，安定农村生产。选定现在的孙家湾乡过驷桥徐家祠堂为苏区兵工厂，调集一、二、三区铁匠30多人、木匠20多人制造梭镖、乌铳、马刀、长龙（比乌铳大5倍）、松树炮等，收集大量废铁铸造子弹和武器。苏区最感困难的是步枪和步枪子弹，经常用高价收买。始初只有一支断了枪托的步枪，摆在东富寺桥上的临时碉堡内，有日东富街口出来一队伪军，我方瞄准一枪把排头一个伪兵打中了，其余全部望风而逃，从此半个月不敢下乡来扰乱了。

为了搞枪枝想了许多办法，得知阳三石火车站路警有几枝步枪，滕代远同志派他驻地的一个名叫易湘源的青年去侦察，当年他还未满19岁，他母亲为他做了一双布鞋，缝了一件新夹衣，准备来年春节穿的。他临走时把这双新鞋和新衣服给他弟弟保存，他想这次去凶多吉少，万一迂到危险，可以作为临终衷情。他刚到阳三石火车站就被一个便衣侦探抓获，第二天清早就枪毙了。他这种为革命而视死如归的精神，是后人优良典范，作为烈士载入了史册。

在苏维埃斗争中曾多次集合三个区的农民自卫军作了攻城战斗。经常在东富广场集合，每当集合时滕代远同志都要给农友们作宣传教育讲话，然后身先士卒走在队伍前头。每次战斗后都以苏维埃政府名义发传单、贴布告，告诫在城土豪劣绅不要执迷不悟，要赶快回头，向人民群众认罪。

（作者系原醴陵市政协常委，本辑编入的两篇史料是92岁高龄时撰写的）

北伐战争时期醴陵农民运动

对我童年的启示

张世尧

北伐战争已过去六十多年，我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但对当年我家乡湖南醴陵的农民运动，仍铭记脑中。当年北伐的胜利进军，由汹涌澎湃的兴起，演变为北伐的功成垂败，以致遭到白色恐怖的血腥镇压，这段悲壮的历史，至今记忆犹新。

民国15年（1926）盛夏，我刚满10岁，暑假在家，看见家门口，一连几天路过着许多惊慌失措、狼狈不堪，而又显得凶神恶煞的北估佬（家乡话，对北洋军阀部队的贬称），到处抓兵抓夫，闹得鸡犬不宁。青年农民，吓得往山里逃。紧接着，开来了大队头戴斗笠，颈项上系了象征青天白日的兰、白、红三根布条的北伐军。他们，个个精神抖擞，纪律严明。和颜悦色地、很有礼貌地同乡民亲近。借物必还，买卖公平，秋毫无犯。同北估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乡亲们像迎接自己的亲戚一样，在家门口设置茶水站、歇凉亭。亲热地招呼：“老总！请抽口水烟！喝碗凉茶！”原来，他们打的是国民革命军的旗号，正乘胜向醴陵北乡渌口方向去追击那些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的吴佩孚的部下——北估佬的。难

怪乡亲们喜出望外，对北伐军赞不绝口，单食壶浆，夹道迎送。

从此以后，我们村子里的农民运动一天一天活跃起来了。先是一个穿着朴素，中等个子，剪着短发，身着军服，名叫叶强的姑娘，来到我家。她温和、亲切、彬彬有礼；见人问好，遇事帮忙。不到半天功夫，我的祖母竟像接待亲生女儿一样，亲手煎鸡蛋，留他吃饭和住宿，当晚还和她同睡一张床。

第二天清晨，只见她挨家挨户串门，直到黄昏才汗流夹背，倦容满面地回我们家。一连几天，风里来，雨里去，忙得不可开交。每晚临睡前，还就着母亲床头的煤油灯，在一个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上，聚精会神地写到深夜。以后，农民陆续找上门来了，三五成群，络绎不绝。有来打听农协会章程的，有来问开村农协会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的，有对她托付的事情回信的。简直使她应接不暇。我的祖母，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为了让心力俱瘁的年轻姑娘休息一下，有时干脆拦着大门口，替她回复一些自己听熟了的信息。

半个月后，村农民协会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声中成立了。由于我家住在村国民小学校的前院，村校教室正好作开会场所；教师的住房，权充农协会的办公室；纸写的村农民协会招牌，就贴在我家的大门口。这就给了童年的我以看热闹和悄悄地以好奇的心理模仿长住我家的叶强姑娘一举一动的好机会。几乎她走到哪里，我也跟到哪里，成了她贴身的“小警卫员”。看到她，时而在农协会慷慨词，时而领着农民高呼口号，高唱革命歌曲；我也有时招集左邻右舍的小伙

伴，煞有介事地学着叶强姑娘的神态，开会演说。引得大批农民前来围观逗乐。

暑假期满，我离家回到区立高小。叶强姑娘她那对我起着潜移默化的光辉形象；她那燃着青春革命烈火，苦心孤诣深入农村作农民群众的贴心人，轰轰烈烈开展农民运动的生动事迹，深深地感染着我那幼小的心灵，使我久久不能平静。

不久，高小的师生也随着农民运动的浪潮沸腾起来了。我当上了高小宣传队的小鼓手，星期天经常胸前挂着一面小鼓，边走边敲，簇拥着年长的同学，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等歌曲。到附近农村演文明戏（话剧），进行革命宣传。在走乡串村中，亲眼看到农民捉拿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场的情景，还有大伙农民一齐涌到地主家，杀猪宰羊、摆酒席，吃大户……等场面。当时的农民，真是扬眉吐气。农村的大、小事，都能当家作主。修桥补路，禁烟禁赌，兴利除弊，雷厉风行，的确盛况空前。

第二年（1927）临近端午节，有几个老师和一些年纪较大的同学，议论纷纷，说要到县城里参加学生军，跟农民梭标队去攻打长沙，活捉许克祥。我同比我大一岁的表哥、同学文树科商量，也要回家找叶强姑娘领我们去攻打长沙，不料叶强早已在几天前就离开我村了。我们只好背着家中人迤奔醴陵火车站。这时，车站内外，人潮似海，红旗飘扬，梭标林立；歌声、口号声，断续杂以鸟铳火枪声，不绝于耳。我得意地高喊：“表哥！我们终于赶上队伍了！”于是两人并肩携手，随着人流，正准备挤上待发火车时，我的

祖母和表哥的祖母，双双赶到车站。一眼瞥见赤手空拳又都不满12岁的两个顽童，不由分说，连拖带拉，逼回家里，送到学校。

不知何故，学校提前放了暑假。曾几何时，风云突变。一度烈火燎原，汹涌澎湃的革命基地醴陵，竟陷入了腥风血雨之中。县城白昼戒严，晚上抓人，乡下也到处捉人；只要捉到农协会负责人，立即处死。渌江桥畔的状元洲，成为屠杀共产党员、工农群众、革命学生的刑场。一时，洞庭失色，湘水含悲。

（作者原任四川成都市青白江区政协常委、民革青白江支部主委）

马日事变的回忆

汤启圣

1927年春，正值国共两党合作最紧密的时候。当时在湖南国共两党的领导人，本着同志般友好合作，团结奋斗的精神，双方协议在长沙创办省党校。唐生智是当时的省主席就兼任湖南省党校校长，另外成立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是周瀚（他当时是湖南省的代理主席），夏曦、李达、谢觉哉、郭亮等（另外一些人现在我记不起他们的姓名了）。湖南省党校设在教育会坪附近，即原来省立一中。

据说湖南省当时革命形势发展最快，省、县各级革命机关均感人员不足，不能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经当时湖南国共两党的领导会谈结果，决定在长沙及全省各县，招考高初中程度学生共六百人，其中招考一百名女生，并限期全省各地在三月份结束招考工作，四月上旬以前到校报到，然后编队上课。

1927年3月中旬，我们开元中学共青团支部书记唐碧云在自习时对我一个人说，支部决定派你应考湖南省党校（我当时是团支部宣传委员），你明天上午到县总工会（即当时东门节孝祠）去找团县委书记潘世楷，他会交待你一些问题，第二天上午我在县总工会见到团县委书记，恰好县委书记罗学瓚同志亦在座，经潘书记给我介绍后，罗书记便接着对我

说，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省里决定我们县里应招考三名男生一名女生，到长沙省党校去学习，现在县里革命青年热情很高，报考已有六十人，明天上午八时，到县立中学第二教室考试，录取了的同学，县里会办好入学手续，并派专人护送到长沙。希望你用心去考，并祝你成功。当时我对罗书记给我的鼓励，内心感到无比的激动。翌日上午九时应考的男女同学共有六十名，都已到了考场。主考人是教育局长王力天同志，另有四位监考的老师，考试科目有语文，数、理、化，英语及一般时事测验，考了一个整天。

考试的第三天，团委书记潘世楷来到学校通知我已经被录取了，要我于3月20日到团县委拨组织关系，二十三日 to 阳三石火车站集合，县里已经派定孙少朴同志送你们到长沙，记得同去的男生有王力文、曾道一和我三人，女生是荣艳人。我们五人一行乘火车到达长沙，便在东长街一家裕富旅馆。第二天孙少朴同志带我们四人到总工会转了团组织关系，然后拿着醴陵县党部的介绍信和试卷成绩，到省党校报到并办理入学手续。

3月28日考取了的男女同学共六百名，以一百人为一个区队，男同学编为五个区队，荣艳人编入第六区队。每队有一个少校官阶区队长，三名上尉官阶分队长。区队以上是一个总队长，官阶是少将，专管全校军事教育和本科训练。编队后，学校给每人发了一套兰色中山装和一顶兰帽子、一双兰布裹腿。总队长以下军官，都是由唐生智派来的，一切生活方式与管理方法，都是严格的。学校于4月1日正式开课，政治课有马克思资本论、社会史观、共产主义ABC、工运、农

运等课程，每周也有数、理、化、语文等。主讲老师是李达、谢觉哉、夏曦、郭亮，另外有些老师现在记不清了。

学校上课时，全体集合在大礼堂，有时发了书，多数发讲义，有时什么没发，老师在台上讲，学生作笔记。上军事课时最严格，手脚都不能乱动一下，否则便会受到责骂。总之学习是很紧张的，生活是刻苦的，我们全体同学在校正确教育方针指引下，都是精神奋发，斗志昂扬。学校筹备开学典礼工作进行很快，校务委员会公布在5月19日上午九时举行开学典礼，并邀请了省会机关主要负责人和一些知名人士，省党校校舍修补完善，很壮观，校门口横幅标语“枕戈待旦”，会场门口横幅标语：“我武英场”，校坪中搭了一个主席台，布置得非常肃穆，呈现一派革命的新气氛。

上午九时许，前来参加开学典礼的贵宾，纷纷来了，如湖南省代理主席周斓，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翼鹏（他是代表唐生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中将军长陈嘉佑（他是代表谭延闿），长沙三分校教育长石醉禄，另外许多知名人士，我弄不清了。省党校的主要负责人夏曦、李达、谢觉哉、郭亮都和来宾坐在主席台，仪式开始后，夏曦同志作了筹备省党校的经过和将来的使命的报告，来宾如周斓、张翼鹏、陈嘉佑等，都讲了话。我们同学有两位在台上致了答词，慷慨激昂，振奋人心，隆重的开学典礼，迄至午后一时大会才散。

可是革命之花初开，反革命的爪牙早已深入长沙，中共湖南省委安于大好革命形势，没有提高革命警惕，传说反革命头子许克祥，暗地里早已接受蒋介石发动武装叛乱的指

示，碍于革命形势的高涨，乃蛰伏五十标（它的驻地）未敢妄动。新军阀何健对湖南革命形势极为不满，暗中派遣一位最阴毒的高参余香山（湖南醴陵人），这人能说会道，早年毕业保定军官学校；当时在长沙的门生故旧很多，在反革命阵营里有一定的声望。他潜到长沙住在四十九标，何健有一个教导团驻扎在那里，教导团团长王东元也是积极反共先锋，五十标与四十九标只一里之隔，许克祥、王东元、余香山早已策划反革命部署，余香山又到省方和合反革命口味的人物处，四处游说，散布反革命言论，得到省方周斓等军政人物的默契。反革命头子许克祥乘省党校开学之机，革命领导人忙于互相庆祝之际，于5月30日零时，突然率众叛变，由五十标驻地出发，以主力袭击东长街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听说纠察队有人枪四百条），另以一部袭击省农运学习班（听说该班有人枪三百余），从20日1时双方开始战斗，争夺巷战，逐渐剧烈，许克祥曾一度退到了小吴门附近，后以许克祥部增援，革命武装终因受挫。农运学习班，亦战斗剧烈，由司马口向总工会靠拢，逐步向南转移，后经浏河桥、十字岭向浏阳方向转移，时间在拂晓前，双方战斗最剧，我后在省一中听同学们说，革命同志死了百余人，陈尸血泊中，当日尚无人收敛。

反革命头子王东元在余香山唆使下，也派了一个营协助许克祥，另派一个连袭击省党校，当反革命部队到达省党校时，守门卫的一个排兵力，早已撤走，各区中队的区分队长也早已溜走了，只有我们学生不知道，反革命武装冲进党校后，即四处开枪，砸毁校务室、大礼堂后，分别包围六个区

队，声称捉拿共产党员，我们都从梦中惊醒，手无寸铁，不知所措，但有多数勇敢不怕死的同学与反革命争论：“我们是省政府招考的学生，在学校里读书，没有犯什么罪，你们凭什么证据来抓人，真是无法无天”。双方首先口讲，继之殴打，万恶的敌人，即向同学开枪射击，大部份同学由校门口冲出去了，当场有九名同学被击毙在校坪里，我当时年纪轻，胆子小，听到枪声四起，与三十余名四队学生，卧倒在寝室床底下，直到第二天天亮以后，反革命撤走后，我和小同乡阳芝桃便逃到省第一中学（因阳是该校的学生）。我离开省党校亲眼看见校坪里有几位被枪杀的同学，遗体在校坪里没有人收敛。

我和阳芝桃在一中住了四天，先后听到张盛青、何允梁、李一等同学谈论：东长街、司马口、小吴门、南门口等地都有阵亡革命同志的遗体约百余具，反革命士兵的尸体也有很多，当天尚无人收尸。后来长沙城里四处抓人，反革命气焰日益嚣张，传来消息，各学校里亦将有人来搜捕共产党人，每天都有革命同志被屠杀，一中学校非我俩安身之地，乃化装小贩于5月28日徒步回到醴陵。我当时将省党校被抄杀及长沙情况向中共醴陵农民自卫军总指挥潘疆爪同志（他是我的老师）汇报，后随同他率领的醴陵农民军声讨许克祥，部队行至易家湾与敌相遇，因武器不足，又缺乏训练，战斗失败，返回醴陵，农民自卫军也就瓦解了。革命进入低潮，我自失却组织后过着流浪生活。

秋收起义在醴陵

黄疆猷

马日事变以后，湖南省农会主席易礼容、醴陵县委书记罗学瓚，一声令下，很快组成了湘东赣西工农义勇队。我任第二大队长，领着醴陵南二区二千多农民自卫军，随着全县十多万农军浩浩荡荡的声势进攻了长沙近郊，这是我们工农战斗力量一次大检阅。

我们返回醴陵后，反动军队乘机尾随我们进驻了醴陵县城，把全县农民协会摧残殆尽，而土豪劣绅也由上海、武汉、长沙等地卷土重来，伙同伪军大举清乡，致使我们在家不能立足，只得退避安源煤矿。原任县妇联主任李文全等早已来安源。

1927年7月，我和刘宗邦、易兆乾、易太本、易汉恢、易象文、易锚、易湘苏等八个人都是农会干部，同路到了安源，为了避开伪清乡队的监视，我们天没亮就出发，步行40里，中午在我姐姐家里吃午饭（萍乡高坑），饭后，继续分散前进，到达目的地后，那里的党组织和工人同志很同情我们，很快就安排好我们的住宿和吃饭问题，并拟出了工作计划。

每当反动军队夜里乘车来安源逮捕醴陵的工作干部时，我们首先与司机商量好了，如车上有伪军，司机即拉响车上